



《儿童文学》
二十年优秀作品选
1963 — 1983

《儿童文学》编辑部编

封面设计：李恒辰

《儿 童 文 学》
二 十 年 优 秀 作 品 选
1963——1983

《儿童文学》编辑部编

*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18.75印张 6插图 177千字

1983年7月北京第1版 1983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5,000册 定价1.80元

目 录

序言.....	叶圣陶	1
---------	-----	---

小 说

在路上.....	刘 真	5
月芽儿初上.....	茹志鹃	18
画春记.....	王路遥	28
老少放牛.....	蓝 子	39
苦 牛.....	胡景芳	47
大肚子蝈蝈.....	浩 然	87
伟大战士的足迹.....	王愿坚	97
滦河上鹰的传说.....	管 桦	109
红叶书签.....	刘厚明	113
老玉米.....	胡 奇	119
弯弯的小河.....	程 远	124
三个铜板豆腐.....	任大星	134
白脖儿.....	罗辰生	144
野孩子阿亭.....	岑 桑	156
三色圆珠笔.....	邱 勋	167
熄 灭.....	刘心武	179
两道杠.....	谷 应	189

枣儿刚红圈儿·····	孙朝梅	200
新伙伴·····	贺晓彤	206
See you·····	程 玮	217
一扇敞开的窗·····	杨福庆	229
新星女队一号·····	庄之明	240
啊！美好的清晨七点钟·····	夏有志	254
忘忧草·····	钱世明	263
第七条猎狗·····	沈石溪	274

童 话

狐狸打猎人的故事·····	金 近	288
金花路·····	葛翠琳	297
谁丢了尾巴？·····	鲁 克	304
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·····	贺 宜	311
磨工、修道院长和皇帝·····	叶君健	320
灯 花·····	洪汛涛	328
打酥油的小姑娘·····	赵燕翼	336
浮 云·····	严文井	341
雏鸟出壳的故事·····	秦 牧	348
机器人出诊·····	戴巴棣	357
七个凤凰蛋·····	陈 力	363
小贝流浪记·····	孙幼军	366
山的回声·····	刘 斌	381
鲛人和夜明珠·····	包 蕾	387
灰灰和花斑皇后·····	路玉 葛冰	397
小仙女·····	郭明志	404
脏话收购站·····	郑渊洁	410

小 鹿·····	鲁曼曼	419
瞎子和聋子·····	叶圣陶	426

散 文

在火车上·····	冰 心	435
白石榴花·····	任大霖	441
伞·····	肖祖石	448
杜鹃醉鱼·····	张昆华	453
寒冬，我记忆的摇篮·····	韩少华	462
星星寨·····	乔传藻	470
我们见到了陈军长·····	杨培青	476
会唱歌的海螺·····	陈秋影	481
在我小时候·····	新风霞	486
写给采集朝花的人·····	由 岑	493
玫瑰花开了·····	程相文	503
收卡子·····	胡忆肖	507
知春鸟·····	杨羽仪	513

诗 歌

眼泪潭·····	柯 原	518
弟弟、二哥、大哥和爸爸的对话·····	任溶溶	521
小麋鹿学本领·····	于 之	526
清 早·····	白 冰	529
陈景润叔叔的来信·····	柯 岩	531
淮安燕子飞·····	石 祥	536
两代红领巾·····	袁 鹰	540
白墙上的黑手印儿·····	少 白	552

葡萄的传说·····	李 季	555
插在瓶里的杏花·····	刘 猛	564
马路边，站着一位盲阿姨·····	金 蝉	566
运动场上·····	余三乐	567
泉·····	丁 曲	570
雨儿在歌唱·····	季振华	572
吃石头的鳄鱼·····	高洪波	575
小马虎的《遗失广告》·····	刘秀山	578
二月兰·····	金 波	580
春妈妈的三个小姑娘·····	潘仲龄	583
小玲玲的诗·····	管 用 和	584
彩色的童年·····	瞿 琮	587
妈妈的爱·····	刘丙钧	592
写给飞翔的翅膀·····	叶延滨	594

序

叶 圣 陶

到明年十月,《儿童文学》创刊二十周年了。编辑同志告诉我,打算把《儿童文学》历年刊载的受读者欢迎的作品编成一本集子,来纪念创刊二十周年。

我说这个办法好。记得《儿童文学》创刊之前,编辑部召开过座谈会,我参加了,提出了不少希望;出版之后,开头几期我都认真读过,印象不错;“文化大革命”期间跟别的文艺刊物一样,被迫停刊了十年左右;复刊以后仍旧很受读者欢迎,可惜我视力衰退,不能逐期细看了。创刊二十周年,扣除停刊的年月,实际上是出刊了十年。不管二十年还是十年,编这样一本选集作为纪念书册总是很有意义的;对于读者来说,可以读到《儿童文学》历年发表的所有好作品;对于作者来说,他们的好作品再度传播,影响更广了;还有《儿童文学》的编辑同志,也正好趁此机会回顾和检查一下这许多年来工作。

记得《儿童文学》创刊的时候,编辑部给自己提出了

两方面的任务：一是给少年儿童提供文学读物，丰富他们的课余文化生活，促进他们健康地成长；二是为新作者提供发表的园地，培养他们，团结他们，依靠他们繁荣儿童文学创作。在创刊前召开的座谈会上，我就这两方面说了好些想法，尤其着重后一方面。我认为发现新作者，鼓励新作者，培养新作者，依靠新作者，就刊物的编辑工作者来说，不仅是工作的方法，而且是应有的工作态度和应尽的社会义务。所以编辑同志谈完了编选集的计划，我就询问近来《儿童文学》稿件的情况和作者的情况。编辑同志告诉我：《儿童文学》每个月收到的来稿大约二千件；每期发表作品三四十篇，其中大约一半是从投稿中选出来的，所以刊物上经常出现陌生的名字。两千件投稿中选用二十篇左右，只占百分之一，比数不算大；但是从每期发表的作品来看，投稿占百分之五十左右，比数就不小了。编辑部还为新作者组织座谈会、讲习班，每年总有一两次，给他们提供交流经验和学习提高的机会。儿童文学创作队伍中的好几位新骨干，他们的名字就是最先出现在《儿童文学》上的。编辑同志说到这里，脸上露出欣慰的微笑。

我听了也十分欣慰。我问编辑同志：新作者都是干什么的？他回答说干什么的都有，工人，士兵，农民——主要是知识青年，技术人员，最多的是中小学教师，占百分之四十以上，不过他们中间有一些已经离开教师的岗位了。我也是小学教师出身，后来离开了这个岗位。我有这样的体会：给少年儿童写东西，中小学教师最为适

宜，因为他们干的是教育少年儿童的工作，又最熟悉少年儿童的生活。在《儿童文学》出现的新作者以中小学教师为多，我认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。但是，如果志于儿童文学创作，最好不要离开教师这个岗位，理由大家都知道，不须我多说；即使不得已非离开不可，也要时时刻刻把少年儿童教育放在心上，并且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接近少年儿童，跟他们共同生活的机会。

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九日

在 路 上

刘 真

谁没有自己的愿望？愿望是生命的食粮，它跟随我们的年龄一同成长。

二十六年前，在鲁西北一个小集镇上，住着云儿，她是一个穷苦的小姑娘。她有爹，有娘，一家三口，有一个小小的院落和两间泥盖的草房。白天，远远就能听见，这小院子里有人哗啦哗啦织布。到了夜间，全村的人都睡熟了，蝉儿和鸟儿全不叫了，还有人在嗡嗡地纺线哩。这就是云儿的娘，她把织成的布换成粮食，一家三口维持生活。这样还不够吃怎么办呢？从四五岁上，云儿就提上个竹篮到地里去拔野菜。每天拔不满篮子，她决不回家来。老远老远的沙土岗上，大洼地里，她都去过，不管走多远，她也能回家来。一进村，她满脸流着汗水，提着一篮马芍菜，背着一捆曲曲菜。老大娘们总是说：“这么小个人儿，真有点本事。”云儿想：“这有什么稀罕？不拔野菜吃什么呢？”

有个叫小三的男孩子，总喜欢扒着学校的墙头，听里面唱歌念书，瞧学生们拍皮球。云儿从这里经过，小三说：“来！你蹬着我的肩膀也往里瞧一瞧。”

云儿把身子一扭，“俺不瞧。”她想，瞧人家有什么用？人家

都是财主家的孩子，咱又不能上学。

小三把眼一挤，“瞧瞧吧，人家拍的球是皮的，你没见过。”

云儿说，“俺有球，娘给俺缠的。”

小三说：“你那球里面是破棉花，外面是烂线头儿，象个死肉疙瘩，拍不高。看看人家的。”

云儿把竹篮往头上一扣，拔野菜去了。她一面走一面想，看人家那个有什么用，家里吃盐都很难，又不能叫娘买一个。

爹天天不在家，有时候，夜间领一伙人来，在屋里嘁嘁喳喳说话。云儿不知道他们说些什么。

有一次，爹问她：“你长大了干什么？”

云儿想了想说：“抱柴禾做饭，织布纺线。”

爹摇了摇头说：“不！不光是干这些，要革命，懂吗？”

云儿很想知道爹说的是什么，可是她不懂，只傻愣愣地低头站着。

爹说：“看你这样子，先送你去上学，学点文化吧。”

一听说上学，云儿的心蹦蹦跳起来。她怎么不想去上学呢？在学校的墙外，她也偷听过里面念书的声音，只是她不让别人看见。穷是穷，她不愿意叫人家笑话。

爹真的送她来上学了，还悄悄对老师说：“我们的孩子上学很不容易，要多多费心教她。”这一次云儿懂了，她知道爹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她趴在书桌上，每一个字，她都觉得新鲜，可爱。下了课，别的孩子都到院里游戏，打闹，她听不见，看着，在低头念她的书。有个财主家的学生笑话她，说她吃野菜，穿破衣，还显示自己说：“你没有皮球，看看我的吧？”

云儿不抬头，不理他。有一天，爹对她说：“你要是念好了书，每门都考个一百分，爹也给你买个小皮球。”

不久，学校考试了，云儿真的每门都考了一百分，占了全班

的第一名。可是老师含着泪宣布，“孩子们，七七事变来了，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来，有钱的人都要向南跑。明天你们都不要再来上学，咱们的学校要解散了。”

回到家，云儿低头难过地说：“我考的都是一百分，学校没有了咧。”

爹抱起她，抚摸着她的头发，半天没有说话。

晚上，爹叫她到小铺里去买灯油，她说：“爹，路黑，你也去吧！”

打了油，爹端着灯，扭头就往家走。云儿没有出来，爹回头一看，她站在玻璃柜前，望着里面一个个的白色小皮球，在掉泪哩。

“噢！”爹忽然想起了自己许的愿，可是，爹是这一带地下工作的负责人了。他想组织队伍，收买武器打敌人，正发愁没有钱哩，哪里还有闲钱买皮球呢？他再一想，学校解散了，孩子念书念得这么好，买个皮球留个纪念吧，就买了一个。

云儿擦了擦泪，拿着皮球刚迈出门，小三迎上来说：“噢！你也有皮球了哇？俺拍一拍行不行？”

云儿说：“过两天再拍吧，先让它干净一会儿。”

回到家，云儿坐在门台上，亲她那小皮球。忽然，她听见爹在屋里叹了一口气，低声对娘说：“以后过日子，更要节省一些哩。日本人来得很凶，我们的人民到了难处了。国民党有枪不打敌人，咱们想打敌人又没钱买枪。”

娘说：“唉！咱一个钱也没有多余地花过，再节省，就只好别买盐吃了。”

爹娘的声音都很沉重，象有一座山压着他们，云儿呆住了。这些天，敌人的飞机，她看见了，远远的炮声，她听见了。从北面逃难来的人越来越多，那些老人，那些孩子，云儿给人家送过开

水，送过菜粥。云儿想过，他们逃到哪里是个头？他们那家怎么样了？刚才听见爹的话，云儿才有点儿明白了。她忽然站起来，一阵风似地跑出去。不大会儿，她回来了，看了看爹，望了望娘，把那买皮球的钱，悄悄塞到爹的手里去。好半天，爹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，他正想对女儿说点什么，小三闯进来了。他上身穿着娘的破褂子，下身光着，两手托着一块豆腐渣窝窝头，一面吃，一面走到云儿身边说：“你那皮球哩？不叫俺拍，俺摸一摸行不行呢？”

云儿看了他一眼，泪水涌出来。爹急忙弯下身子，一手抱起她，一手抱起小三说：“总有一天，会把整个天下都给你们夺过来。”

二

枪炮声越响越近，敌人占领了津浦铁路。云儿很奇怪，不知爹从哪儿找来了这么多叔叔，不管好坏吧，也都背起了枪。有钱人家的孩子说：“你那些叔叔，有枪也没有子弹，子弹带里装的都是柴禾棒棒。”不久，云儿的叔叔们和敌人打起来了，枪声可响呢。云儿高兴地说：“柴禾棒棒怎么还会响呢？你们都是胡说八道！”

仗是打了，可是这里没有我们的村政权，也没有后方医院。一天夜里，爹把三个负了伤的叔叔偷偷送到家来。爹对娘说，“也没有钱，也没有粮，就看你的本事吧，看你怎么把他们养好吧！”

娘有什么本事呢？她就整天在纺花车前，纺呀纺。深夜，云儿也已经做了好多梦，娘的纺车还在嗡嗡地响。从前，云儿躺在被窝里，娘一面纺线，一面给她唱歌儿，她爱唱：“正月里，正月正，白马银枪小罗成……”现在，她什么也不唱了。她那车轮转

得飞快，她那两只布满红丝的眼睛，一会儿也不肯闭起来，一直纺到天亮。白线穗儿纺了一筐筐，她还生气地说：“怎么就纺不出线来呢？”云儿急忙抓起一个线穗儿说：“娘！这不是线吗，你纺的可多啦。”娘更生气了：“这还算多呀，这就能把你的叔叔们快点养好呀？”藏在里间屋养伤的赵叔叔听见了她们的话，接过去说：“嫂子！你也给俺找辆纺线车来，俺也纺。”娘刺打他说：“你不想活啦？”赵叔叔说：“俺是腿上的伤，不要紧。”娘说：“要紧了就晚咧。”

娘把线拿到集上卖了，换成白面，回到家擀成面条儿，每人每顿只能给他们两碗。娘总是用铲子把锅铲了又铲，刮了又刮，每个面星星都放进碗里，给叔叔端去。只有一次，娘不小心，掉到锅台上一片葱花，云儿急忙用手指头沾起来，放到舌尖上说：“娘！葱花儿可香呢！”娘严厉地瞪了她一眼。云儿的脸羞红了，她想起了娘的话：“就是咱不吃一颗粮食粒儿，也要把你的叔叔们养好。”云儿慌忙把野菜倒进锅里，给她和娘熬菜粥。吃罢了粥，娘要赶快去纺线，她要提上篮儿，到村外拔野菜，放哨去。

就这样，娘脸上的皱纹深了，头上的黑发，一根接着一根，变成白的了。在她那纺车轮子的飞转中，多少同志的病好了，伤好了，重新走上了战斗的路程。这时候，云儿的爹杨益中同志，是我们的地委书记了。可是云儿的娘呢？任何干部和战士的登记表上，花名册上，都没有过她的姓名。同志们都喊她嫂子，嫂子，这“嫂子”两个字，是写在同志们心里的。

有一次，赵叔叔来了。从他养好伤走了以后，好几个月没有来，他可真想念嫂子哩，进门来一连喊了好几声嫂子。云儿可生气了，她翻起白眼珠说：“看你一口一个嫂子嫂子的，比百灵鸟叫的还好听呢！”

赵叔叔呆住了：“哟！云儿！俺怎么得罪你咧？”

云儿说：“你少喊几个嫂子也不要紧，介绍我娘入党呀！”

娘急忙拉住她说：“傻丫头，不许说这样的话。就是不挂上个名，你娘还能变心吗？就是雷轰炮打，还能把你娘和共产党毛主席打散吗？你娘做了这么一点点，就跟革命要这要那，你那些牺牲了的叔叔，又要过什么？”

云儿低头不说话了。一年一年，云儿也更懂事了。

这一年麦收的时候，云儿的单衣全破烂了。娘说：“有空你就去拾麦穗吧，打了麦子，娘给你换件新褂子。你不是喜欢那白地儿红花的细布吗？这回娘狠狠心，给你扯一件。”

这样，在人家割过了麦子的地里，在烈日下，有时候都下起小雨来了，云儿还在低着头找，找，一颗麦粒儿她也用小手捡起来。最后一称，她拾了整整五十三斤。娘高兴地说：“这闺女，可真有本事了。”

云儿把装麦子的口袋放在炕头上，睡觉前，起床后，她总要先看一看，摸一摸。半夜醒来，她还摸过哩，因为她梦见，她真的穿上了新褂子，褂子上还有一朵一朵的梅花呢。

有一天深夜，云儿正睡着，赵叔叔忽然领来了六十多个战士，进门就说：“嫂子！快救救俺，饿坏咧。”

这里是敌占区，有什么办法呢？云儿的娘想了想，眼睛盯住了炕头上的布袋：“好！来一个同志，把这麦子扛上，到碾子上轧轧，熬粥喝了吧！”

呼噜呼噜，一阵碾子响，麦子碎了，熬了满满一锅粥，不大会儿，吃了个精光。天亮了。云儿醒来，还没睁眼，就去摸她的麦子。她惊慌地嚷起来：“娘！俺那麦子呢？”娘说：“你快睁眼看，是谁来咧？”云儿睁大了眼睛一看，满屋子都是叔叔。

一个挺愣的叔叔，拍着自己的肚子说：“麦子吗？早装到这边去了。”

赵叔叔忽然明白过来，“哟！嫂子！刚才吃的那麦子，就是咱云儿拾来的呀？”云儿的娘点了点头。赵叔叔生气了，“你怎么不早说呢？”

云儿的娘说：“早说又有什么用，难道叫同志们饿死吗？”

云儿默默地穿好了衣服，登上鞋，坐在门坎上，两手托着下巴，望着枣树枝，不说一句话。赵叔叔小心地弯下身来，对着她的脸儿说，“好孩子，我一定要想办法，给你买件褂子来。”

别的叔叔也都围上来，吃了这顿粥，象犯了什么罪似的，羞愧地望着云儿。刚才说“麦子早装进肚里”的那个叔叔，又说话了：“有空俺请假回家去，问问俺那老娘，看她有块布嘛，给你送来。”

云儿把身子一扭，说了声：“不！”一下子扑在赵叔叔怀里，哭了。她想起这些叔叔，深更半夜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常常挨饿受冻，负了伤，流出那么多血，不哭也不闹，一声也不说疼。叔叔！都是一些多么好的叔叔呀！

三

敌人越来越凶恶，加上国民党特务同他们一起，天天来清乡搜查，又抓人又抢东西。人们的日子更没法儿过了，纺出来的线，也卖不出去了。我们的游击队撤到运河西去，云儿的爹和叔叔们都来不成了。云儿和娘整整两个月没见过粮食粒儿，只吃野菜和树皮。娘的脸焦黄，云儿也干瘦的不象样子了。夜间，她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，是不是爹回来了？是不是叔叔来了？不！又是一阵风。云儿想：要是我和娘都饿死了，爹和叔叔们回来，谁给他们抱柴烧水，谁给他们放哨？有时候她半夜里抬起头来，看看娘的脸儿，听听她还会不会喘气儿。

有一天晚上，爹忽然回来了。云儿上前抱住他，什么也没